



#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一年

临时逐字记录

## 第七七九五次会议

2016年10月26日星期三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丘尔金先生	(俄罗斯联邦)
成员:	安哥拉 .....	吉莫里埃卡先生
	中国 .....	吴海涛先生
	埃及 .....	阿布拉塔先生
	法国 .....	德拉特先生
	日本 .....	别所先生
	马来西亚 .....	易卜拉欣先生
	新西兰 .....	范博希曼先生
	塞内加尔 .....	西斯先生
	西班牙 .....	奥亚尔顺·马切西先生
	乌克兰 .....	叶利琴科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里克罗夫特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	鲍尔女士
	乌拉圭 .....	罗塞利先生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	拉米雷斯·卡雷尼奥先生

### 议程项目

#### 中东局势

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第2139(2014)、2165(2014)、2191(2014)和2258(2015)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S/2016/873)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6-34323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下午3时05分开会。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 中东局势

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第2139（2014）、2165（2014）、2191（2014）和2258（2015）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S/2016/873）

主席（以俄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斯蒂芬·奥布赖恩先生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6/873，其中载有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第2139（2014）、2165（2014）、2191（2014）和2258（2015）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我现在请奥布赖恩先生发言。

奥布赖恩先生（以英语发言）：今天下午，我要把安理会成员带到东阿勒颇。我们要么在一个很深的地下室里，与我们的儿童和年迈的父母挤在一起，空气中始终弥漫着刺鼻的尿液臭味和无法摆脱的恐惧所造成的呕吐物臭味，我们在那里等待着能穿透掩体的炸弹落下。我们知道，这种炸弹可能在我们仅剩的这个避难所夺走我们的生命，就像昨晚夺走我们邻居的生命并炸毁其房屋的那枚炸弹一样；我们要么在地面街道上徒手乱扒，把手伸到混泥土废墟及我们面前横七竖八的致命的钢筋下，歇斯底里地试图够到我们看不见的、在我们脚下的灰尘和泥土中哭喊的我们的年幼孩子。有毒的灰尘和瓦斯气味使我们窒息得喘不过气来，而瓦斯随时准备点燃并爆炸，使我们葬身火海。

这些是与我们一样的人——他们并没有围坐在纽约的一张桌子旁，而是被迫陷入绝望、忍受无情

的苦难、前途化为泡影。这些情况经常出现在令人痛心的报道和画面中——人们被拘押、遭受酷刑、强制流离失所、致残和枪决。轰炸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不分昼夜，日复一日。医院被炸毁，医生被炸死，学校被毁导致儿童失学，水站被毁坏，家家户户蜷缩在地下室中。民众的生活被摧毁，叙利亚自己也毁掉了。而这一切就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

原本不必如此；这并非不可避免。这不是一个意外事件；这是人类中一个强势群体对另一个无辜的弱势群体蓄意采取的行动。诗人罗伯特·伯恩斯所言“人对人的不人道”从未像今天这般恰如其分。这是可以制止的，但是，安全理事会必须选择制止它。我谨请求各位成员记住，世人不会因为丢面子或强权政治而将他们想得更坏。全球领导作用就体现在做正确的事，让叙利亚人不再流血。叙利亚现在是一个很快连甚至最基本的国家定义都不具备的国家。我们应当都记得，叙利亚当年是《联合国宪章》的第一批签署国、即“我们联合国人民”之一。

正如秘书长上周所指出的，叙利亚和俄罗斯两国军队在阿勒颇的攻势是这场冲突5年多前爆发以来人们目睹的持续时间最长、也是最猛烈的空中轰炸行动。就对人造成的后果而言，是骇人听闻的。阿勒颇实际上已变为一个杀戮场。自不到一个月前我上次向安理会通报情况以来（见S/PV.7780），阿勒颇东部又有400人被夺去生命，近2000人受伤。在他们当中，有那么多儿童，实在是太多了。上周，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指出，平民伤亡的绝大多数是叙利亚和俄罗斯部队对该市东部各地不加区分的空袭造成的。他强调：

“这些侵权行为构成了战争罪，（而且）如果蓄意将其作为针对平民的一场大规模或有系统的袭击的一部分来实施，那么，此类行为构成了危害人类罪”。

在阿勒颇东部这种世界末日般的恐怖情形中，曾出现过令人痛心的一丝希望，但这种希望很快就

破灭了。上周，在俄罗斯和叙利亚宣布停止对阿勒颇的一切空袭后——这一宣布值得欢迎——联合国与叙利亚阿拉伯红新月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及叙利亚非政府组织一道，迅速制定计划，以便将情况危急的伤病人员及其家庭成员从阿勒颇东部紧急撤往他们选择的地方。在联合国驻地协调员和阿勒颇本地人道主义协调员的领导下，我们英勇的、不知疲倦的人道主义小组为明确条件和保证进行了多轮漫长而复杂的谈判。

我极为失望地注意到，撤离行动受到了各种因素的阻碍，包括无法及时从阿勒颇东部民众代表和对话方那里收到需要医疗后送的病人名单，以及叙利亚政府反对允许将医疗和其它救济物资运入该市东部。

尽管出现了这些延误，联合国当时仍准备在周六即10月23日发起我们的行动。但是，两个非国家武装反对派——自由沙姆人伊斯兰运动和Harakat Nour al-Din al-Zenki——的反对扼杀了这些计划。联合国为得到各方的保证不遗余力，结果它们自己却无法接受对方就撤离行动该如何进行提出的条件。而我们也未能说服叙利亚和俄罗斯当局延长停火。在怀着失望和沮丧的心情设法离开阿勒颇之前，我们的小组在那里又逗留了24小时，直到炸弹落在战线的500码内。为挽救谈判，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两名工作人员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一名工作人员勇敢地留在了阿勒颇，他们今天仍坚守在那里。

结果如何？人道主义希望又一次被顽固拒绝将平民生命置于政治和军事利益之上的有关方面击碎。比如，分别患有心脏病和肠道疾病的两名儿童——一个9岁，另一个14岁——本该撤离以接受紧急治疗，但是，他们现在依然被困在阿勒颇东部。他们既不是士兵，也不是同情者或激进分子；他们是急需医疗护理的儿童，而我们国际社会却无法接触到他们。老天知道我们已尝试过，但道义和人道主义当务之急却受阻于自私和不人道的利益。

有人会在谁造成医疗后送行动失败问题上抱怨和指责，但是，正是这些抱怨者和指控者将自己的利益置于伤病人员的利益之上，正是他们拒不出合理的妥协，正是他们不允许做任何事情，除非按他们的方式行事。但是，以他们的方式行事是不可能的。是的，他们会把矛头对准联合国——在整个事件中唯一不应受到指责的一方——以便试图转移人们对犯罪分子和拒绝者及其恶劣诽谤的指责。

人道主义需要——那些甚至还不到十来岁的儿童的生命——不能够被用来作为政治或军事谈判筹码，然而这场可怕冲突的各方恰恰再次试图这样做。武装团体声称它们在为病人、伤员和儿童战斗，却将这些人作为索要赎金的人质，这是错误的。当轰炸者知道我们尚有机会撤出那些需要撤离的人时，却再次进行空袭，这是错误的。

不仅这场冲突的各方没有道德勇气允许医疗撤离；叙利亚和俄罗斯的空中和陆地部队甚至没有意愿来保护阿勒颇东部仍在运作的极少的医疗设施。对医疗工作者和医院无情的袭击已经使东阿勒颇仍然活着的屈指可数的医生无法应付。事实上，这个城市的东部已只有不到30名医生，仅有6家部分运作的医院仍在提供服务。只有11辆救护车目前在运营，使得从袭击现场搜集伤员变得更加具有挑战性。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的命运无人照管。医院床位太少，必备药品——包括麻醉剂、静脉注射液、疫苗和创伤药品——所剩无几。毯子极度缺乏，只能改用裹尸袋来取暖。

我要明确指出——阿勒颇东部是被叙利亚政府围困的。联合国已有近四个月未能将援助运入此地。粮食非常匮乏，许多人每天只吃一顿米饭维生，当地市场上能买到的粮食价格异常高昂。与此同时，平民正在遭受叙利亚和俄罗斯部队的轰炸，即使他们能在轰炸中幸存，他们也会在第二天遭受极度饥饿。这些策略令人无法容忍，同样也清楚不过——让生活无法容受；让死亡成为可能；让人们从饥饿到绝望再到投降；迫使人们坐着绿色大巴离开。

在阿勒颇东部地区活动的叙利亚和俄罗斯的飞机向这一区域投下的那些传单令人心寒地清楚表明了这一意图。它们上面写着：“这是你最后的希望拯救你自己。如果你不立刻离开这些区域你将被消灭”。它们最后写着：“你知道所有人都放弃了你。他们让你孤立无援地面对你的厄运，没有人向你提供任何帮助”。显然，投下炸弹的飞机、下达命令的将军和制定这种战略的政客意图兑现这一骇人的“诺言”。

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已经在霍姆斯、达拉亚、莫达米亚、瓦尔和现在的阿勒颇东部发生了很多次。这将是叙利亚全国各地仍被围困之处成千上万的人的命运。我们无法接受这种世道。所有各方及其赞助者都必须结束这些中世纪的战术。所有各方及其赞助者都必须向我们提供安全的人道主义准入——持续和非政治化的人道主义和医疗准入——以期向全国各地所有需要援助的人、包括阿勒颇的民众以及全国各地其他17个被围困地点数十万人提供援助。不论这些令人憎恶的传单如何宣传，我们必须向叙利亚人民表明，我们没有放弃他们，他们并不孤独，并非无人关心他们的厄运，他们绝不会被斩尽杀绝。

除了对阿勒颇东部的空袭以外，尽管俄罗斯和叙利亚空军上周在战斗中短暂停止行动，但是，非国家武装反对派团体继续向阿勒颇西部平民地区发射迫击炮弹和其他射弹。仅过去几天，数十枚迫击炮弹落到Hamdaniya、Zahra' a、Midan和Sulaymaniya。有些落在Shahba酒店附近，迫使包括联合国工作人员在内的住客到有掩蔽的房间里避难。在单方面暂时停火的四天期间，据报有5人死亡，41人受伤，包括阿勒颇俄罗斯和解中心的3名代表。在整个10月份，非国家武装反对派团体总共向阿勒颇西部发射了超过184枚迫击炮弹和其他射弹，据报导至少造成100人死亡，其中包括17名妇女和22名儿童，炸伤533人。

虽然对阿勒颇——东部和西部——的破坏可能是目前冲突中最令人痛心的现象，但它并不是战斗

持续不断、日趋激烈造成人道主义需求继续上升的唯一地点。对已经陷入冲突的社区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的医院和学校继续受到攻击和袭击，从而加剧了这些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秘书长的月度报告中记录了叙利亚其他地区所发生情况的确切细节。

政府设施也受到攻击。据报告，在哈马，非国家武装反对派团体继续向这个城市推进，现在距离城市边缘只有几公里。据报10月2日发生了针对政府检查站和哈马市复兴党大楼的两起自杀性爆炸事件，造成多人伤亡。

每个月，我都来到安全理事会，陈述破坏和暴行日益加剧的状况，细细历数这个国家和人民遭到有系统破坏的严酷事实。虽然我的工作是将事实传达给安理会，但我不得不感到极度愤慨。每个月的情况越来越糟，实际上没有发生任何情况来制止战争和痛苦。安理会有责任结束这一恐怖局面，它负有最终责任。这种罄竹难书的恐怖现象必须使安理会的道德良知受到震撼，如同世界各地人们的感受一样。不容置疑，当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的整个社区都濒临灭绝的时候，当它们的居民被粗暴受到藐视、被视作可炸成尘土的砖头和混凝土的时候；当毁坏医院成为一种常态的时候；当10多万儿童被困在地下室，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藏身的时候，国际社会必须对自己真正看待人类的价值观提出质疑。

这就是冲突各方及其支持者今天留下的遗产。我们无法逆转已经发生的事情，但安理会及其成员当然可以采取一些行动，防止在维持现状的情况下必然会无止境地重复发生的事件。至少，我呼吁在叙利亚拥有军事资产的所有安理会成员采取具体步骤，停止对平民区的空中轰炸，以便履行其现有的国际义务，最重要的是保护平民，并允许我们向有需要的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正如9月30日已经宣布，秘书长设立了联合国内部和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9月19日在大奥雷姆所发生涉及联合国-阿拉伯红新月救济行动的可怕事件。

调查委员会将由Abhijit Guha中将领导。他和他的团队具有在类似机构工作的经验，并具有与这项调查有关的领域的专门知识，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人道主义行动、弹药和爆炸物领域的专门知识。调查委员会在本周早些时候开始工作，预计12月初将提交调查结果。委员会的报告将是联合国的内部文件。但是，秘书长打算提供委员会调查结果的摘要。我敦促有关各方与该委员会充分合作。

如前所述，冲突各方、特别是叙利亚政府蓄意进行干涉和限制，继续阻碍有效提供援助的工作。9月19日，联合国提交了10月份机构间车队计划，其中包括要求向29个被围困、难以到达和优先跨线地点的大约962 000人运送援助物品。根据当时的程序，预计9月30日前后会收到答复。10月7日，叙利亚当局作出了答复，对联合国要求的25个地点和63%的受益人给予全部和部分核准，但拒绝进入4个地点。被拒绝的地点包括阿勒颇东部、以及大马士革农村省的3个地区。上星期，10月18日，向叙利亚当局提交了11月的月度机构间运输计划。该计划包括18项请求，要求向25个被围困和难以到达地区有需要的904 500人运送援助物品。预计明天会收到答复。

为了说明问题，上个月，在提出请求的33个地点中，只进入了6个地点。8月份，仅部署了4个机构间车队，原因是每月计划的批准为时过迟，发送便利信函发生拖延，对申请额外批准的规定超出政府4月份同意的两个步骤，检查站不遵守商定的程序以及不安全。出于同样的原因，迄今为止，本月只有五个援助车队能够成行：10月19日至Duma，10月20日至达尔卡比拉，上周日至Moadimiya，星期一至胡拉和今天至瓦尔。

总之，在过去三个月中，到当月第三个星期之前，联合国一直无法派出第一个车队。到8月23日才派出8月份的第一个跨线车队。9月19日派出9月份的一个车队。10月19日派出10月份的一个车队。这意味着，在过去三个月中，每个月的前三个星期都没有援助物资能够运送到被围困和难以到达地点的许

多最需要的人手中。虽然过去几个星期对Qamishly的空运仍在继续，但是对德尔祖尔的空投已经中止，因为叙利亚阿拉伯红新月会一名志愿者在收集物品地点遭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发射的炮弹碎片击中。

此外，叙利亚当局挪移手术用品包、助产士用品包和急救包等拯救生命的药品和医疗用品的做法继续不断，有增无减。今年迄今为止，1月至9月期间，向被围困和难以到达地区运送了220吨医疗用品，这是机构间车队运送的部分物资。但65吨药品和医疗用品没有运抵。仅在过去几个星期，叙利亚当局就从机构间车队移走或阻止近6吨医疗用品装车，其中大多是手术材料、腹泻和助产药品及器械包、静脉输液、麻醉剂和各种药物，这些车队的目的地和日期如下：10月19日至Duma，10月20日至Dar Kabira，10月23日至Moadamiya，9月24日至瓦尔，9月25日至Zabadani和Madayya，9月27日和28日至A1-Rastan和Duma的车队没有成行。这些限制不仅违反国际法和安全理事会决议，而且是蓄意、无情的行动，目的是给生活在被围困和难以到达地点的平民造成更多不必要的痛苦。

叙利亚全国各地有近800万儿童失去了父母、家园和学校。他们遭受巨大的身心创伤。被围困的阿勒颇东部的儿童本应在9月下旬恢复上学，但他们未能入学。相反，这些被轰炸吓坏的儿童被人从瓦砾堆中拉出，他们穿着带血的衣服，躺在医院肮脏的地板上。他们被困在藏身之处，不能玩耍，也不能睡觉。这已经成为阿勒颇东部地区10万名儿童的现实。如许多人所知，在全国各地，每四所学校就有一所关停。52 000多名教师已离职。200多万儿童依然失学。另有40万儿童面临辍学危险，因为这场残酷和野蛮战争的恐怖有增无减。成千上万叙利亚儿童沦为无国籍者。我们当中有许多人正设法联系他们，而且我们若可能，也会联系他们，这已不重要；这些儿童只是在以某种方式生存下来，感到被世界遗弃，而被遗弃了还是要独自面对他们的未来。

这些儿童有什么样的未来——目不识丁、沦为孤儿、忍饥挨饿还是受伤致残？一个国家，在其下一代人成为迷惘的一代时，会有什么样的未来呢？这些儿童不奢望等待又一个日内瓦、维也纳或洛桑协议取得成功。他们现在需要我们的保护。“永远不再”的说法怎么了？我们为保护面临大规模暴行的最弱势群体所做的承诺怎么了？安理会及时、果断地采取行动的责任怎么了？迄今为止，世界对叙利亚的做法肯定丝毫谈不上什么及时或果断。国际社会不能像在斯雷布雷尼察、柬埔寨和卢旺达的做法那样辜负阿勒颇的儿童。

今天，至于安理会成员是否知晓正在发生什么——显然我们知晓，而且是以悲痛的方式知晓的，那是毫无疑问的。今天的问题是：我们会做些什么？我们会采取哪些步骤来确保亟需帮助的人获得援助？人道主义人员随时准备为任何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援助，但这是不够的。必须采取行动，并且必须使安全获取援助成为可能。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制止暴力。这么做是我们力所能及的。我们若不采取行动，就拯救不了叙利亚人民，也拯救不了叙利亚——那将是安理会的遗留问题，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耻辱。今天，我们有责任走上正道，并避免我们这个时代迫在眉睫的不可逆转悲剧。

**罗塞利先生（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秘书长的报告（S/2016/873）；而斯蒂芬·奥布赖恩副秘书长的通报，即便比以前更让我们感到痛心，也要感谢他。

我国代表团再次发言，因为我们认识到，作为安全理事会当选成员，即便自我们上次讨论该问题以来局势没有多大改观，我们也有责任向我们的选举人——在此齐聚一堂的全体成员，阐述我们对现有问题的看法。人们往往认为，在这些类别的审议中，大量工作已告完成。为节省时间，我可以说，我上个月的发言（见S/PV.7780）可作为我今天的发言，但是，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每次我们开会，局势愈加悲惨。四个月前，我们开会——我认为，开会讨论的是叙利亚问题——时，曾回顾美

国诗人罗伯特·艾伦·齐默曼的名言及其著名诗句：

“要多少生命消逝，他才会明白已死了太多人？”

那四个月唯一的积极事态发展是齐默曼先生，即，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那方面的唯一好消息。

局面越来越令人沮丧。我们继续看到一场酣战，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平民在交战中丧生，受制于一种他们既不是罪犯也不是帮凶的局势。只不过这种局势已成为他们的现实，而控制局势的是那些在世界那个地区把持着其利益的人。

针对安理会无法化解这种局势的情况，有人提出了许多推动叙利亚问题对话的倡议。大会也就此问题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议，而且，我们看到新西兰提出一项新倡议，而且倡议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其目的在于寻找共同点，以使用任何可能的方式改善实地的局势。我们试图找到一种产生一些影响的办法——以停止轰炸，使人民不再无谓地死亡。

我们会支持所有这些倡议，因为面对安理会无能为力的局面，我们必须做点事。很难不断地重复我们的发言，虽引用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原则却不予执行。很难不断重复说，必须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必须保护平民，和必须尊重人道主义法的原则。几天前，一位委内瑞拉同事曾表示，危机的责任由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共同承担，但那些支持或资助这场冲突任何一个当事方的人当然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他们对正在发生的一切——一个大屠杀场地——负有更大责任。

**范博希曼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今天的通报再次凸显出叙利亚局势的恐怖。将近六年后，冲突变得愈加残酷，也越发令人震惊。阿勒颇东部地区当前呈现的局势每况愈下，令人深感不安。在该地区，几百名恐怖分子的存在正被用作一种托词来实施不分青红皂白的袭击。这些袭击正在

给25万平民带来痛苦和死亡。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是怎么听凭局势变得如此糟糕的呢？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将为此采取什么行动？

当务之急仍是为叙利亚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救济。新西兰将继续与西班牙和埃及一道，共同牵头开展安理会审议叙利亚人道主义问题的的工作。但是，人人都应当清楚，就算叙利亚政府奇迹般地决定心慈手软，不再随心所欲地阻碍人道主义援助——我们对此不抱什么希望。除非停止轰炸并恢复停止敌对行动，否则，单凭这一点也无法使实地有多大改观。

正是这一基本现实导致新西兰力促安理会成员撇开最近各项努力失败的历史，同时侧重于安理会现在能够同意采取什么举措来帮助制止屠杀，并为人道主义救济和恢复对话提供空间。我们知道，这并非易事，而且，我们会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抵触。即便如此，我们也认为，作为安理会成员，我们有责任设法找到使安理会采取行动的办法。安理会最强大的成员仍无能力有效解决这一问题，这简直是悲剧。大会政治被置于人民之上，并且再度阻碍就有效国际行动达成一致。

我们感到震惊的是，俄罗斯将不从其当前进攻阿勒颇东部地区的立场后退一步，让时间长到足以使和平的种子能够开始生根发芽，或者运用其影响力改变叙利亚政府的行为。人道主义停火可带来一线希望，但到目前为止，对阿勒颇东部地区及其平民又在继续轰炸了。轰炸是残酷、残忍的，而且不分青红皂白，与国际人道主义法根本格格不入。轰炸必须停止。我们还必须正式提出，我们深感失望的是，其他常任理事国拒绝有意义地开始研究我们起草的安理会采取有效行动可能有的内容中各条关键规定，而是执意使用已证明不可接受的用语。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有一个奇怪的情况，辩论一方说，我们的决议草案（S/2016/846）的关键段落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将停止对阿勒颇的所有空袭，另一方说它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不会停止。

两者都不正确。然而，到目前为止，没有疏通这些相互矛盾立场的前景。

我们知道，在三周内，第三个决议草案流产，不会对任何人有好处，肯定不会对叙利亚人民有好处。但我们正在谋求解决的问题没有消失，我们也不会就此离开。我们将继续推动有效的政治行动，制止正在发生的灾难，我们的草案仍然是安理会今后可能采取行动的基础。但要使安理会的任何行动产生效力，安理会就必须齐心协力，履行《宪章》赋予的职责。我们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分歧，反映了当今国际局势的可悲现实，但是，一方面，我们不能逃避这些现实，另一方面，安理会绝不能仅仅是其他地方事态发展的传声筒。我们至少应有意愿作出努力克服目前的分歧和不信任。若不如此，安理会及其成员在处理叙利亚悲剧方面的表现将受到历史的严厉审判。

那些对当地各方具有影响的各方和直接参与冲突的各方对正在进行的屠杀负有责任。而安理会成员则对安理会如何作出反应或不作出反应负有责任。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将以俄罗斯联邦代表的身份发言。

这意味着我必须讨论奥布赖恩先生的发言。安理会的同事们可能注意到，俄罗斯试图避免批评联合国的领导。我们作出极大努力与联合国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合作，特别是与实地的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合作。我们知道他们的工作是多么艰难，多么危险，知道他们经常在何等艰难的环境下在叙利亚开展工作，他们在那里与我们的大使馆不断接触，大使馆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们在叙利亚领土的人道主义努力中取得实际成果。但是，奥布赖恩先生今天的发言使我不得不作出一些批评性的评论，特别是他说联合国工作人员无懈可击时，面带傲慢的微笑。我不认为有什么可笑的。

如果我们需要领略说教，我们会去教堂。如果我们想听诗歌，我们会去剧院。当我们邀请联合

国工作人员，特别是秘书处高级官员到安全理事会时，我们期望听到对发生事情的客观分析，这显然不是我们从奥布赖恩先生那里得到的。我有很多事情要说，而他有些冗长的陈述并没有涵盖。

由于俄罗斯专家的积极工作，目前包括在停火内的叙利亚定居点已增加到847个。近70个反对派团体表示将加入停止敌对行动。与霍姆斯、哈马、阿勒颇和库奈特拉等省的武装团体指挥官的谈判正在继续进行。俄罗斯与政府和社会组织协调正在向叙利亚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我们的外国伙伴已经加入我们的努力。提供了许多吨粮食和医疗设备，在Hmeimim的俄罗斯和解中心也参与了这项工作。

俄罗斯继续竭尽全力缓解阿勒颇居民的处境，阿勒颇的东部地区被恐怖主义团体人民胜利阵线领导的武装团体所劫持。上星期，为响应联合国的呼吁并作为善意的姿态，决定于10月18日当地时间上午10时在阿勒颇地区停止所有俄罗斯和叙利亚空军飞行。飞机在离城市10公里以外飞行，暂停飞行现在已是第八天。

奥布赖恩先生只字不提暂停飞行。他的发言暗示，空袭没有一天停止，甚至可能就在我们发言时还在继续。如果他有证据表明发生了任何空袭，那就让他拿出来好了。换句话说，如果他并不认为过去八天没有空袭，我请他拿出证据。如果他没有证据推翻八天没有空袭这一事实，那么他的整个发言就是不诚实的。他谈到东部阿勒颇，好像那个地方持续受到化学武器的攻击。我请他拿出哪怕一个事实。他应该明白，他在这里不是要讲一个动听的故事，而是要报告现实情况。按照他的说法，仿佛阿勒颇东部的居民坐在那里，随时准备可能有化学武器在他们头上爆炸。让他举出一个事实支持这一点，或留待将这种故事编进他有一天可能写的小说里。

从10月20日开始三天，每天实行11小时的人道主义停火，随后延长一天。然而，阿勒颇的局势更加恶化，原因是长期以来允诺的温和反对派与胜利

阵线的分离仍然没有实现。美国方面没有履行在这方面义务。具体的解释是，将温和派与恐怖分子分离需要禁飞七天。俄罗斯和叙利亚暂停对阿勒颇的军事飞行现在已经是第八天，而温和派和恐怖分子仍未分离。我们希望洛桑式讨论能够朝这一方向有所推进。

在人道主义停火期间，试图组织医疗后送，联合国人道主义工作人员一直声称这是必不可少的。已准备好巴士和医疗车辆运送病人和伤者。对于想要离开城市的平民，六个人道主义走廊备有站点，提供热食和急救用品。在阿勒颇西部的医院设立了额外的病床。为了使武装分子能够离开这座城市并无阻碍地前往土耳其边界或伊德利布，在卡斯特罗路和Souq Al-Hai市场地区开了两条走廊。叙利亚军队指挥部将其部队从走廊出口后撤一段距离，以便战斗人员能安全离开阿勒颇并避免可能的挑衅。

那以后的事态发展如何？四天后，联合国代表突然宣布只有两个人同意离开这个城市。然后那两个人显然改变了主意。我们曾被告知有200名病人和伤者的急需援助，俄罗斯务必停止空袭，那么，这些人哪去了？非法武装团体没有让我们进行医疗后送，而是开始要求将止痛药和抗生素运送到阿勒颇东部，并且使受伤的武装分子得到医疗救助。对此，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办公室予以附和。该办公室最近几乎放弃了其就政治解决开展工作的根本方向，自作主张，转入一条平行的轨道。坦率地说，我们不知道谁在指挥联合国在叙利亚的努力。是奥布赖恩先生还是埃格兰先生？埃格兰先生给大家的印象是，事实上是他在这一关键地区领导人道主义工作。在叙利亚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处于混乱之中。

武装反对派与恐怖分子沆瀣一气，封锁了人道主义走廊，并在沿线开火。圣战者一直在组织展示处决。叛乱分子利用暂时停火，开始重新集结并准备进行积极攻势，突破前线。胜利阵线战斗人员及其同伙拒绝接受斯塔凡·德米斯图拉特使提出的有保障地从阿勒颇撤离的提议。早在10月21

日，Harakat Nour Al-Din Al-Zenki的战地指挥官不等人道主义停火结束就宣布开始对阿勒颇进行决定性战斗，而叙利亚全国联盟和叙利亚自由军代表则联合发表了新闻稿，对联合国人道主义倡议大肆攻击。

非法武装团体与阿勒颇市的地方议会一起再次表明，他们宁愿利用居民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作为他们可以躲在后面的人盾。顺便说一下，这个明显的事实从来没有反映在秘书长的报告或奥布赖恩先生的通报中。驻扎在阿勒颇东部团体中的外部赞助者不能或不愿意对叛乱分子施加积极影响，说服他们停止炮轰，释放平民或自己离开。此外，这些团体继续获得武器和弹药，包括“陶”式反坦克导弹和美国生产的便携式防空系统。

我们不得不遗憾地得出结论，联合国在运送病人和伤者的行动上没有作周密思考。其对反对派团体和该城市地方理事会开展的工作被忽视。联合国也没有对非法武装团体的支持者施加必要的压力，以确保它们与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合作。与此同时，有人开始企图把问题归咎于他人。这些人毫无根据地声称，伤员有理由害怕离开东阿勒颇，因为他们担心叙利亚政府会进行某种报复。他们开始要求我们为疏散人员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忽视了一个事实，即他们早就已经得到这些保证。

使阿勒颇局势正常化的又一个真正的机会已经丧失。联合国人员的种种不足令人失望。在要求俄罗斯帮助其实施考虑不周的举措之后，他们无法在关键时刻履行自己的工作。这一极其不专业的做法有时也让我们付出沉重代价。10月20日，Hmeymim和解中心三名人员在履行职责为医疗后送做准备时受伤。10月24日，奥布赖恩先生作了发言，其中他试图将疏散措施失败的责任平均归咎于阿勒颇地方理事会、叛乱分子和政府三方。在这方面，应当回顾指出，大马士革只对把医疗后送和提供药品问题人为挂钩的做法提出反对意见。总体而言，政府表现出诚意和建设性态度，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直非常有成效地与政府合作。

我们仍然愿意在涉及援助有需要者的每一个问题上与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合作。与此同时，我们仍在等待反对派及其支持者作出一些真正的努力，他们迄今所做的只是制造障碍，破坏人道主义行动，威胁人道主义工作人员。我们认为，今后，只有在联合国坚定保证它已准备好进行医疗后送时，才应实行人道主义停火。

我们的一些伙伴以及——遗憾的是一——联合国的一些代表对地方和解持消极态度，这令人费解。正是这一做法——终止达赖亚城的封锁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将使我们能够通过直接与当地居民达成协议恢复正常局势。然而，目前正被疏散的反叛分子都是顽固的好战分子，多数属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他们不准准备放下武器。和平的平民则留在家中。

我们谈论的是什么被迫流离失所？似乎有人希望看到困难城市中的人道主义局势继续处于被遗忘状态。是否有人想要配合叛乱分子并加强其立场？这是一种两面派态度，与关心人民没有任何关系。

尽管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一些成员承诺对自由沙姆人伊斯兰运动恐怖分子做工作，但Al-Fu' ah和Kafraya的什叶派飞地仍被列为问题最大的地区。我们尚未成功促使土耳其开放努塞宾-卡米什里边界过境点，导致不得不通过空运向哈塞克省提供援助。

在讨论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局势时，我们不能不提及对大马士革实行单方面经济和贸易制裁的影响。这些制裁的受害者是正遭受围困的普通叙利亚人，因为该国的社会经济基础设施不断恶化，而在冲突开始前这些设施的标准很高。

我们不能同意秘书长报告（S/2016/873）的结论，即在停止敌对行动恢复之前，无法在政治轨道上取得进展。该结论违背了安全理事会第2254（2015）号决议，其中并不包括此种联系。对联合国秘书处以及安全理事会而言，政治解决应是最高优先事项。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反对恐怖主义的斗

争。我们解决基本问题的办法应当统一，而不是随着一国或另一国首都的地缘政治情绪波动。

最后，我要谈一谈新西兰的倡议。我们感谢新西兰代表团试图找到一种立场，让安全理事会成员能够团结起来，并能够以某种方式让我们大家采取步骤推动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缓解那里的人道主义局势。但是，任何此类尝试都必须面对一个基本问题——我们如何在其提议的范围内继续打击恐怖主义？

我们认为，大家都一致同意且在安理会一致通过的决议中得到确认的基本立场是，必须剥夺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恐怖分子的庇护所，停火制度不应适用于胜利阵线和伊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这意味着，无论建立何种停火制度，我们都必须始终继续打击恐怖分子。我们遗憾地注意到，在采用这种制度时，恐怖分子以及一些与其合作的组织能够进行重组，集中力量，并在新的激进活动水平上再度出现。如果能够启动一种计划，使我们能够大规模打击恐怖分子，同时改善人道主义状况并让我们走上政治解决的轨道，我们都会非常感激。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职能。

**鲍尔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今天我本来不打算发言。我本来以为，在这个场合我们将进行闭门磋商并相互交谈，而不是面向公众讲话。但是，由于俄罗斯代表的发言以及联合国受到的攻击，我不得不发言。联合国一直真诚努力接触迫切需要帮助的人民，并且我认为联合国在召唤一个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方面做得不够。联合国夜以继日地努力与武装团体、与试图施加影响的国家、并与俄罗斯联邦合作，但是联合国从未被真正告知俄罗斯联邦的计划究竟是什么。俄罗斯决定何时停火，决定何时停火结束并向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展示既成事实，而身处实地并面对危险的是联合国人员，他们努力为最弱势群体争取利益。

我希望作几点评论。我认为，我们刚才听到的关于新西兰决议草案（S/2016/846）的意见是，如

果可以提出一项决议草案批准俄罗斯联邦正在做的事情，那么，俄罗斯将乐于支持该草案。新西兰代表应铭记这一点。我要说——因为副秘书长提到的事情之一是从东阿勒颇向西阿勒颇进行炮击，这也是俄罗斯联邦大使花相当长时间谈论的事——我们谴责炮击西阿勒颇平民区。此种炮击令人愤慨。俄罗斯准备谴责对东阿勒颇的任何空中轰炸吗？俄罗斯是否认为，在东阿勒颇被杀害的所有儿童本身都是基地组织成员？你一出娘胎，生来就是基地组织成员，情况是这样吗？

当然，俄罗斯不会谴责对东阿勒颇的炮击和有系统的空中轰炸，因为是俄罗斯在开展对东阿勒颇的系统轰炸，因为俄罗斯在冲突中使用甚至残暴的叙利亚政权都从未使用过的武器——地堡炸弹，目的是打击拥挤躲藏的家庭和不得不在地下好几层重建的医院。这些炸弹是针对躲入地下的人。它们并不是针对恐怖分子，而是要从军事上征服东阿勒颇，迫使平民屈服求饶。

我们今天听到的发言最突出、最令人不安的内容是，俄罗斯真想得到的是联合国的赞扬。祝贺你，俄罗斯，你已经停止使用燃烧武器好几天了。感谢你不在平民地区使用集束炸弹。感谢你收敛野蛮之手不投掷地堡炸弹。但是人们不会因为一天或一星期不犯战争罪而得到的祝贺和赞扬。国际制度不是这样构建的，国际制度永远不应这样构建。如我们从奥布赖恩副秘书长那里获悉，如果我们要寻找表明俄罗斯意图的迹象，这里是俄罗斯和叙利亚飞机散发的传单。在安理会里所说的话如此和蔼可亲，让人觉得俄罗斯像红十字会一样。

这里还有传单，这些都是他们在绝望的平民目前生活的地点投下的传单。我现在要读一读传单内容，传单上面说：

“这是你的最后希望。救救你自己。如果你不立即离开这里，就会被消灭。我们已经为你开放了安全通道。赶快决定。救救你自己。

你一定知道，每个人都放弃你了。他们把你留在这里单独面对死亡，没有人能帮助你”。

俄罗斯大使是否愿意公开承认，俄罗斯与这些从俄罗斯和叙利亚飞机撒下的传单没有任何关联？我要问问安理会内支持叙利亚政权的国家，是否你们也支持这种传单？俄罗斯不能玩两面手法——假装关心阿勒颇东部人民的福祉，而又同时威胁要消灭仍留在他们自己家里的人。

俄罗斯代表宣布了六条人道主义走廊，并敦促人民，包括携带武器的人以及医疗后送单位，从这些走廊离开。我们与联合国和其他各方竭尽全力，设法运用我们的一切影响力使人离开。但我们遭到了挑战。需要医疗后送的人或——如我们今天所说——“所谓的伤患”的家庭都吓坏了；主席先生，他们都不是所谓的伤患，尽管他们伤势严重并可能致命，但他们都是被你们的炸弹炸伤的人。他们害怕把他们的命运交给轰炸他们住区的人手里。这的确不幸，但却不让人感到意外。如果我们在当地遭到围困；如果俄罗斯和叙利亚政权自7月7日以来就不让粮食运入；如果捡到会被消灭的传单；如果告诉我们“这是你的6条通道。来吧！相信我们。我们有人道主义目标；我们会帮你疗伤治病”，我们会作何种反应？

我们一直全力而为，因为我们也极力设法让这些离开该地，我们想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在当地所作的策略性努力。他们并不是因为害怕最后成为像“凯撒”照片里的人而成为“所谓的伤患”的。他们受了伤，感到绝望，并且害怕被俄罗斯联邦和叙利亚政权彻底毁灭。

今天，我们谈了许多有关阿勒颇两边的情况，但奥布赖恩副秘书长还提到在伊德利卜省的炮击。我请还没有看今天在哈斯发生的事的照片的安理会成员，看看这些惨不忍睹的照片。看看这些背着背包的孩子——一动也不动——他们在被俄罗斯联邦或被叙利亚政权轰炸前，正预备上学。有十多枚降落伞炸弹今天落在学校。这不是历史。这不是20年

前的斯雷布雷尼察。这不是22年前的卢旺达。这是格罗兹尼，但却是在今天，在阿勒颇东部。

俄罗斯联邦大使说，如果我们需要聆听说教，就该去教堂。鉴于正在发生的这一切，我想如果更多人去教堂可能是有用的。

**里克罗夫特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你说联合国应该讲求事实。今天，斯蒂芬·奥布赖恩严格讲求事实。主席先生，问题是这些都不是你喜欢的事实。我要重述我在斯蒂芬发言时写下的三件事实。它们都是事实、当地实际状况并且与我们从俄罗斯那里听到的荒谬和超现实想象的状况截然不同。

第一个事实是阿勒颇已经成为杀戮地带，自斯蒂芬上次向安理会通报以来（见S/PV.7780）已有400人被杀——其中大部分都是儿童。第二个事实是叙利亚和俄罗斯部队没有保护医疗设施，事实上，它们还故意袭击医院。第三个事实是臭名昭著的传单，传单上面说：“这是你的最后希望；你会被消灭”。这是三项事实。斯蒂芬说的其他每件事都与我的情报相符并都涉及事实，但它们都不是俄罗斯喜欢的事实。看到俄罗斯需要降低身段来捍卫无法捍卫的事，令人感到沮丧。

现在需要什么才能放行人道主义援助？需要三件事。如斯蒂芬提到的那样，第一步需要立即停止各地的轰炸：伊德利卜省、阿勒颇东部和整个叙利亚。第二步需要俄罗斯利用它对叙利亚政权的影响力，使其与设法将援助运入叙利亚的所有援助机构合作。第三步需要落实真正和有意义的人道主义停火，停战时间要足够长并与联合国进行协调，使援助能够运入以及需要医疗后送的人能够离开。

我们安全理事会应该怎么办呢？我非常同意新西兰代表所说的几乎每一件事。像杰拉德一样，我对俄罗斯没有退后一步感到震惊。我对俄罗斯使用否决权否决完全合理和适度的决议草案感到震惊。我不同意杰拉德的部分是他认为由于一个理由而封锁的人与由于另一个理由而封锁的人，有某种类似

之处。在要求停止轰炸的我们与那些指出轰炸必须继续进行的人之间没有类似之处。联合王国将支持任何停止轰炸的努力以及任何明确表明第一步必须是停止轰炸的决议草案。我们不应设法在停止轰炸和不停止轰炸之间寻找折衷之处。这是不可能找到的，我们甚至不应该尝试。

最后，我同意维塔利的一点是打击恐怖主义。我相信，我们都同意这一点。我们都愿意看到击溃叙利亚和其他各地的恐怖主义。这不是我们的分歧，但这也不是真正的问题。我们认为，在阿勒颇东部有来自胜利阵线的大约200名恐怖主义份子。俄罗斯的看法略有不同，认为他们的人数约为1 000人。我们暂且接受俄罗斯的人数1 000人吧。但这仍然只占阿勒颇东部儿童人数的百分之一。阿勒颇东部有10万名儿童。如果军事行动的真正目标是1 000名恐怖主义份子，那为什么如此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炸弹？为什么使用地堡炸弹——这种炸弹的设计原本就不是针对非常精确的目标？这是阿勒颇东部站不住脚的军事战略。今天在伊德利卜省学校里的人有多少是真正恐怖份子？我想答案是零。

**德拉特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作为一个如此重视联合国及其价值观的国家的代表，我要说明几点看法。

第一，我感谢斯蒂芬·奥布赖恩先生的通报、他的勇气以及他和他的团队所作的工作。当一个联合国主要办公室的信誉遭到此种方式的质疑时，必须加以护卫。这就是我今天要公开做的事，那就是捍卫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工作并向日日夜夜为拯救他人而不顾自己生命的所有人道主义人员的工作表示敬意。我想，这理应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未经任何事先磋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决定的所谓人道主义停火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这些停火值得欢迎，但它们并非灵丹妙药。我们大家都知道，在短短数小时内获得准入授权，以使人道主义工作人员能够进入并让伤员及其家属撤离，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客观因素而指

责联合国无异于向救护车开火，无论是打比方，还是实际上，都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知道，医院和保健人员常常成为蓄意空袭的目标。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停止敌对行动，尤其是停止轰炸。这是我们赖以进一步行动的基础。因此，现在急需对叙利亚政权及其支持者施加最大限度的政治压力。这是继俄罗斯否决法国和西班牙所提决议草案后大会最近一次会议的目标。

必须加大这种压力，直到阿勒颇正在发生的悲剧被制止。我们不能放弃这一点。我说过这句话，并将再说一遍：阿勒颇对于叙利亚就好比萨拉热窝对于波斯尼亚，格尔尼卡对于西班牙。这意味着，必须把该局势视为一种大规模的人道主义悲剧——一个吞噬和摧毁联合国所珍视的各种价值观的黑洞，一个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就一定会发生的可怕悲剧。

我还愿就恐怖主义问题简单说几句。我以前曾在这个论坛说过这些话。对阿勒颇的围困不仅无助于打击恐怖主义——这个问题事实上本应把国际社会团结在一起——而且还会系统地帮助加剧激进化，甚至助长恐怖主义。我将重复我国外长在安理厅中说过的话（见S/PV.7785）。他说，对阿勒颇的围困是送给恐怖分子的一份大礼，而像法国这样沦为恐怖袭击受害者的国家则在付出代价。对我和我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影响我们国家安全的问题。

我的第二点意见涉及人道主义援助领域。我只想指出，我们都知道——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应该实事求是，以便能够取得进展——叙利亚政权及其支持者对于阻挠人道主义援助负有责任。我已经在此说过这一点。在人道主义工作者奋战在前线、试图挽救生命之际，指责联合国是尤其不公平的，也是完全不合适的。

最后，国际社会不能对叙利亚境内每天发生的暴行继续保持沉默。如果我们和世界上其它国家都信赖联合国的工作和那些把我们作为一个组织团结在一起的价值观，就必须做些实事。如果不这样

做，我们将不得不在很长时间内为此承担集体和个别责任。在这方面，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谈到各种从未发生过的罪行、包括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时候，并未转弯抹角。他指出，必须揭露各种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径。当我们处理像阿勒颇所发生的那种悲剧时，有罪不罚和软弱不能是一种选择。在这方面，法国欢迎人权理事会10月21日通过一项决议(A/HRC/RES/S-25/1)，要求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对阿勒颇发生的事件进行特别独立调查，查出涉嫌践踏人权的人。

本着同样的精神，我们将特别关注内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独立调查委员会是秘书长在9月19日联合国-叙利亚红十字会一个援助车队在阿勒颇西北部遭轰炸后成立的，我记得那次事件造成20多人死亡。长话短说，冲突各方有责任保护平民，确保人道主义准入和医务护理。尤其是保护人道主义工作者——如第2286(2016)号决议所规定的那样——或者保健工作人员及基础设施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强烈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此类人员和基础设施的袭击。

法国再次呼吁叙利亚政府和俄罗斯停止对阿勒颇的空袭，不只是停止几个小时，而是以此为基础，与我们其他人一道，致力于加强必要的政治过渡，以找到真正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办法。只要这一点尚未做到，阿勒颇发生的悲剧仍在继续，就必须继续施加和加大政治压力。与许多其他人一样，我愿再次发出呼吁，我们希望这一呼吁将变得更加响亮和被听到，并且得到具体响应。

**吴海涛先生（中国）：**我感谢奥布莱恩副秘书长的通报。近期，叙利亚特别是阿勒颇地区的局势升级，人道主义形势严峻，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尽快采取措施缓解紧张局势。

中方欢迎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日前为协助联合国撤离伤病人员采取的人道应急举措。由于有关举措没能得到叙其他有关各方的响应，联合国撤离伤

病人员的救援行动没能得到落实。中方呼吁叙各方切实执行停止敌对行动协议，积极配合联合国的救援努力，为缓解叙人道局势、推进叙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创造条件。

在叙利亚问题上，国际社会应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这是解决叙问题的根本出路。应推动叙利亚有关各方通过对话解决争端，有关努力必须平衡推动实现停火、政治谈判、人道救援和合力反恐四条轨道的工作。中方欢迎联合国、俄罗斯、美国等有关国家在洛桑和日内瓦所作的外交努力，希望有关各方尽快就具体问题达成一致，缓解紧张局势，推动叙各方重启和谈，通过叙人民主导的政治进程，达成各方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从根本上解决叙利亚的人道主义问题。

叙利亚境内的恐怖分子不断发动袭击，严重阻碍了联合国人道救援努力。要缓解叙利亚人道局势，不能忽视反恐工作。国际社会应加强协调、统一标准、坚决打击“伊斯兰国”等所有安理会列名的恐怖组织，共同防止恐怖主义的滋生和蔓延。

**拉米雷斯·卡雷尼奥先生（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终于，安全理事会成员之间进行了一次真正的辩论，我们对此表示赞扬。而其它时候，情况都证明，各方无法讨论像我们在人道主义领域看到的这类如此复杂的问题。现在，我们不仅质疑联合国系统和正在提出的各份报告，而且我们还在某种程度上关切地认识到，人道主义援助问题正在遭到歪曲和政治化。

但是，只有在符合安全理事会某些常任理事国—那些非常有影响力的常任理事国—的利益时，才会发生这种情况。人道主义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我们不幸在中东和非洲——利比亚、伊拉克、也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看到的所有冲突中都存在。但是，我认为我们从未在这里，或许也将永远不会像今天这样的讨论也门的人道主义问题，或者伊拉克的人道主义局势，伊拉克正在继续打击恐怖分子，继续向摩苏尔推进。但是，我们将不会在这

里讨论这个问题。我确信，我们没有讨论过在利比亚的外国干预或以色列侵略加沙地带导致的人道主义后果，也将不会讨论这些问题。

换言之，在安理会，人道主义议题被政治化利用。这个议题遭到操纵，遭到扭曲。就今天的情况具体而言，这个议题被用来攻击俄罗斯联邦，原因是它积极参加叙利亚反恐斗争。在这里，这场冲突的复杂性被忽视，其起源被故意忽略。大多数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那些重要的常任理事国从冲突伊始就卷入其中。它们为战争火上浇油，推波助澜，提供资金，它们训练的团体后来变成了恐怖分子。现在，我们在叙利亚全国看到的是悲剧——无辜平民死亡，基本上死于恐怖主义之手，而且是由于战争愈演愈烈。

我们认为，我们不应忽视这一点，因为解决人道主义问题的办法是结束战争。解决之道是重启所有利益攸关方，特别是俄罗斯联邦与美国之间的会谈和政治谈判，以便达成谈判政治解决办法，结束这场冲突。我们不能继续让战火蔓延。我们不能容许那些自称温和反对派的团体继续与恐怖团体纠缠不清。我们不能容许其它外国势力继续武装这些团体，从而继续间接武装恐怖团体。

在安全理事会，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操纵利用人道主义问题来攻击俄罗斯的恶劣情况。我们的立场是，我们认为叙利亚政府有合法权利重新收复所有领土，也有合法权利打击恐怖主义。当然，我们不支持蓄意轰炸平民，也不支持袭击民事基础设施。我们在所有冲突中一贯反对这种做法。但是，我们知道，叙利亚局势是复杂的。整个阿勒颇——东部和西部——都卷入冲突。近150万人生活在西阿勒颇，25万人生活在东阿勒颇，在这些地区，恐怖团体藏匿其中。有关这些恐怖团体的报告数字不尽相同，但重要的不是数字。这关系到使用平民作为人盾的问题。安全理事会不能把东阿勒颇宣布为避难所，让恐怖团体可以藏匿其中。在东阿勒颇飘扬的是“达伊沙”和其它恐怖团体的

旗帜。据说来自温和反对派的其他战斗人员混杂其中，与恐怖分子并肩作战对付叙利亚政府。

因此，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这个人道主义问题的片面情况。情况很糟糕，我们可以听到成千上万个讲述无辜平民在这场战争中的遭遇的故事。战争必须结束。叙利亚政府必须对所有领土充分行使主权，所有人必须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他们是叙利亚人民的主要敌人。叙利亚人民会让我们在安理会怎么做？让我们不在东阿勒颇开展军事行动？让我们容许恐怖分子继续藏匿在这个城市？我不知道，但我认为，我们无法让在座任何一个国家为此类传单负责。这是一场战争，情况复杂。但在我们看来，已经作出了重要努力来建立人道主义停火，使平民人口能够通过已经开放的通道离开阿勒颇。这里有人说，平民已经返回该城市。但是，我们必须提及，恐怖团体处决了试图离开该城的平民。平民被用作人盾，在摩苏尔，同样的事情遭到谴责。我们将在摩苏尔做什么？我们应该暂停为把这座城市从恐怖分子手中夺回而发起的进攻吗？

因此，我敦促安理会成员，我们再次听到了不幸的故事。我们还看到，有人故意用人道主义局势作文章，以求实现政治目的。我们没有能力从军事上影响这场冲突，但我们呼吁有能力这样做的方面放弃舆论宣传和政治操纵，回到对话道路上来，这样，通过履行我们作为联合国机关的责任，我们能够向世界提出一份实现政治解决的提案，使叙利亚人自己能由此在没有任何进一步外国干预的情况下解决局势。外国干预必须停止。宣传言论必须停止。我们应实实在在作出努力，迎头痛击恐怖分子，并且找到解决办法，结束叙利亚的人道主义悲剧。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要向乌克兰代表道歉，他应紧随联合王国之后发言。但是，我在看发言名单时不小心跳看到了法国并请法国代表发了言，对此我不感到遗憾。我现在请乌克兰代表发言。

叶利琴科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这次请我发言，而不是像昨天那样，利用你的主席特权，也不尊重我国代表团，巧妙地阻止我们发言。

我十分感谢奥布赖恩先生作了发人深省的通报，再次描绘了阿勒颇及其附近地区绝对恐怖的现实。这是真实情况，而不是想象出来的。

我赞同新西兰同事的意见。他指出，我们未能团结起来制止这场悲剧，实属不幸。但是，我不愿意接受这种集体指责行为，因为阻止我们这样做的只有一个代表团——主席先生，就是贵国代表团。主席先生，我也不准备接受你对联合国的攻击和对我们尊敬的联合国同事、斯蒂芬·奥布赖恩先生个人的攻击。他只是在陈述事实，根本没有攻击俄罗斯。他只是在陈述事实。主席先生，你代表你的国家所作的发言给人一种印象，就是你生活在某个平行世界中，是一种被扭曲了的现状，与我们实际上几个月来，每一天、每一分钟从媒体、从实地、从目击者、从独立机构和联合国信息源那里看到和听到的情况截然不同。

叙利亚境内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继续给人道主义局势造成负面影响。在叙利亚战场的阿勒颇、伊德利布、大马士革农村、霍姆斯、哈马等所有战斗前线，军事活动、空袭和炮击都有增无减。这都导致生活在围困下的民众人数进一步增加。正如我们刚才所听到的那样，在18个不同地方，这一人数现在已超过80万。

叙利亚政府继续轰炸本国公民的做法令人不解。根据来自实地的报道，就在本周一，阿萨德政权空军及其盟友向Khan Shaykhun镇至少实施了10次空袭，炸死7名平民，炸伤50多人。周一，Kafir Takharim 镇有6名平民在俄罗斯空袭中被炸死。在Al-Ghab平原的Durin镇，另有两名平民在阿萨德政权部队发动的火箭炮袭击中被打死。此类事件不胜枚举，它们都严厉提醒人们注意叙利亚境内的现实。

有关阿萨德政权部队在阿勒颇东部地区散发传单的新闻报道更加证明大马士革当局丧尽天良。我本想提供一段引文，但我的美国同事已经这样做了。

我们深感震惊地看到，俄罗斯联邦非但没有设法恢复全国停火，反而向更靠近叙利亚的基地运送新型武器和炸弹运载工具。其中有些是从克里米亚地区运来的，该地区是乌克兰的一部分，却被俄罗斯非法吞并。俄罗斯最近在叙利亚附近部署海军舰队这一举动发出的信号是，它显然打算进一步加强那里的轰炸行动。此举难以被解释为是建立信任措施或表明情势有利于冲突各方回到谈判桌旁。

我们再次强调，联合国急需审视关于俄罗斯广泛使用燃烧武器及包括地堡炸弹在内的其它滥杀滥伤武器的令人震惊的报道。我们重申，应将那些涉嫌犯下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人及其背后的那些人绳之以法。

最后，我们同联合国和我们的各位同事一道呼吁冲突各方立即无条件、不加阻挠和持续不断地准许向叙利亚各地被围困和难以到达地区的民众提供援助。定期实行人道主义停火和尊重人权是冲突各方的义务，而不是一方为获得政治红利今天同意作出而明天又拒绝作出的善意姿态。这不是发慈悲，而是义务。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只想说，我们不能接受有人批评说我们昨天未按照程序办事。我们请大家在讨论结束后发言，而且乌克兰代表团也应尊重所有报名发言的代表团的利益，使它们有机会就昨天讨论的议程项目发言。然而，让我们重点关注我们今天正在讨论的主要问题。

吉莫里埃卡先生（安哥拉）（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斯蒂芬·奥布赖恩副秘书长的通报，并再次赞扬他作出不懈努力，促成给予人道主义机构准入权，推动达成可持续解决办法来满足叙利亚境内数百万平民的人道主义需求。在目前环境中，联合国和人道主义机构正在越来越危险和困难的条件下

开展行动，我们必须赞扬所有持续冒着生命危险帮助陷入这场骇人听闻的冲突的绝望平民的人。

过去几周，我们看到，尤其在阿勒颇市，战斗急剧升级，造成大量民用和其他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的破坏，以及众多人员伤亡和流离失所。显而易见，除非在弥合各主要利益攸关方的分歧，特别是在弥合打击恐怖主义团体的战略存在的分歧取得进展，否则人道主义危机和政治危机就会加深，造成危险和不可预测的后果。

必须将人道主义局势同外交和政治努力结合起来，力求最终解决这一冲突。安理会成员之间意见不一，特别是卷入这一冲突的安理会成员之间意见不一，这不会给叙利亚带来和平。因此，我们重申，我们支持安全理事会有些成员一直在力图促成我们共同努力推动重启停止敌对行动协议和在受影响最严重地区建立人道主义走廊。

**别所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我将力求做到言简意赅，因为我认为，许多需要说的话都已经说过了。

正如安理会所知，日本的立场是，我们支持法国和西班牙提交的决议草案（S/2016/846），其中呼吁立即停止针对平民的轰炸。这是我们支持的事情。安全理事会应当坚持必须停止对平民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袭击这一非常重要的原则。

这一局势中的另一个因素是打击恐怖主义。我们必须打击恐怖主义。我们必须强有力地打击恐怖主义。但这并不是说，可以对平民实施不分青红皂白的袭击。我认为，各方在这一点上应当达到非常广泛的谅解和协议。

当新西兰代表团提出一项力求获得安全理事会一致认可的决议草案时，我们支持这一举措，并认为这可能是个有助益的办法。然而，正如新西兰代表自己今天所说的那样，形势似乎不允许起草此类决议是现在就应当做的有助益的事情。我们确实需要在安理会内有更好的统一认识，以便通过一项决议。

因此，今天听到各方意见不一时，我再次感到，我们真正需要回到基本要求——对不分青红皂白袭击平民的行为说不，并力图拯救平民。像法国一样，我欢迎俄罗斯和叙利亚停止轰炸，这一停火持续了若干小时。然而，问题是，这是单方面停火，而单方面停火需要联合国做许多工作才能促成人员撤离。现在，我只能说我们必须停止轰炸，停火应该持续得更久。我们应该设法找到一种办法来防止俄罗斯和叙利亚的单方面行动。相反，我们应该寻求各方同意停止敌对行动。

我再次呼吁实地国家认识到，这不仅牵涉到它们的战略或战术利益；而是事关人民的生命。我敦促在座各位和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真正坐下来，再三思考，以便我们或许能够修订新西兰提出的决议草案，并使其可供使用。

**易卜拉欣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斯蒂芬·奥布赖恩副秘书长的通报，并在发言的一开始，表示我们深切感谢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和联合国人道主义伙伴在叙利亚实地作出勇敢和不懈的努力，帮助受冲突影响的平民。

今天关于叙利亚人道主义局势的辩论只会加深安全理事会的不可调和的分歧。这是一个末日情景的自我应验的预言：没有人会插手帮助。这是悲惨和令人痛苦的人类戏剧的特性，我们正在通过将替代现实投射到该情势上来谱写其剧本。安理会太重要，不能被降级为在纽约以外发生的进程的旁观者。我们面前有新西兰提出的旨在解决阿勒颇人道主义问题的决议草案。尽管几乎每个人都宣布愿意参与，我们仍需说到做到。

**西斯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我也要感谢斯蒂芬·奥布赖恩副秘书长清晰的通报。我尤其欢迎他和他的团队对叙利亚人民事业的承诺，这些人民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我们认为，现在要再次向愿意作出牺牲的人道主义人员以及投身于叙利亚人民事业的医务人员和其他人员致敬。

不幸的是，正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样，局势继续恶化。在许多地区，特别是在阿勒颇东部，暴力已经变得更加严重，在那里有数百名平民受害者，最不幸的是其中有许多儿童。这还没有算进伤员。正如还有人指出的那样，阿勒颇西部也不幸受到影响。我将不赘述这些数字，不幸的是，这些数字本身就说明了叙利亚当前悲剧的深度。这就是为什么我国希望再次要求根据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呼吁实行48小时的人道主义停火，特别是在阿勒颇东部，以便让215 000多被围困者获得人道主义人员的协助，并对受伤者和最脆弱者进行疏散。

我国强烈谴责对人道主义车队的攻击，特别是9月19日对在Orem Al-Kubra的联合国-叙利亚红新月会车队的袭击，导致近20人死亡。我们表示支持秘书长努力查明这一悲剧的责任人。同样，关于悲惨的人道主义局势，我们谴责从人道主义车队挪走那些用于有紧迫需求的人和特别是孕妇的医疗用品和设备的一贯做法。

至于巴勒斯坦难民，他们也因这场悲剧而受苦。我国代表团谴责造成大马士革以南汗埃希埃赫难民营的4名巴勒斯坦难民死亡的暴行。同样，我们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在进入耶尔穆克难民营时面临的持续安全限制表示关切。这些限制也影响到其他巴勒斯坦难民的状况。

显然，我们大家要问的是，安全理事会在这些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应该做什么。不幸的是，安理会迄今仍然陷于分裂，特别是在不可接受的阿勒颇局势方面。我们认为，面临当地不断恶化的局势和持续悲剧，安理会现在应该最终承担起它的责任。因此，我们再次呼吁安理会成员表现出灵活性，以便达成持久的解决办法。当然，我们支持新西兰提出的旨在达成共识的决议草案。我们认为，该决议草案为重新推动停止敌对行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这将使我们不仅能够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而且能够恢复我们认为是优先事项的政治进程。我们还认为，在充分尊重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情况

下，打击恐怖主义团体，特别是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是一个优先事项。

最后，我们鼓励曾在洛桑举行并继续在日内瓦进行的会谈。我们再次呼吁有影响力的国家，特别是叙利亚国际支助小组的共同主席，继续作出努力，尽快恢复叙利亚的内部谈判，以期在日内瓦公报（S/2012/522，附件）和第2254（2015）号决议的基础上，找到危机的政治解决办法。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作为俄罗斯联邦代表以本国身份发言。

我感到遗憾的是，鲍尔大使离开了会议厅。最近她试图避免在公开场合直接与我争执。我对此感到遗憾，尤其因为我必须就她攻击我们的言论作一回应。

鲍尔大使不幸用了一种她喜欢的方法。她歪曲俄罗斯的立场并以某种荒唐的方式来描绘该立场，然后批评她自己荒谬描述的该立场。我注意到，奥布赖恩先生在他的发言中没有说明，现在俄罗斯空军和叙利亚已经有7天多未轰炸阿勒颇。她说我们希望为此得到感谢。不，我们当然不需要他们感谢。但几周来克里国务卿确实说过，必须有7天不进行轰炸。这对他来说一定很重要。一份对这个事实一字不提的联合国报告（S/2016/873）是否是客观性的证明？当联合国副秘书长说每天每小时都不断发生轰炸，此外还说实际上正在阿勒颇民众头上扔化学武器，这是客观性的证明吗？对不起，这不是客观性，这是欺骗。

现在谈谈向各位展示的传单。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的事实。互联网上到处都是这些东西，这说明传单是在昨天或今天扔下的。甚至鲍尔大使也解释说，传单是俄罗斯或叙利亚飞机扔下的。但是，我们的军事指挥部说，过去的7、8天，我们的飞机一直未进入过阿勒颇10公里范围内的区域。这一定意味着，是美国飞机在撒下传单，对吗？或者整件事是谣传？这种谣传互联网上俯拾皆是，而且谁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地方呢！将这样的东西提交

到安全理事会并期待大家把它当真，那简直荒唐可笑。我行事的信念是，我们在这里做事不能那样草率。

鲍尔大使说，阿勒颇东部地区的公民不愿离去，因为他们对接着要面对的事感到恐惧。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完全同意，当然，无论在这座城市生活，还是离开，都让人感到害怕。我们曾向美国建议，我们的武装部队可以与美国的军队一起驻扎在城堡路上。当时这条路是可以随意使用的，既可供人道主义运输队进入阿勒颇东部地区，也可供离开这座城市。美国拒绝了我们的建议。人道主义特遣队的态度怎么样？——“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我们说了我们可以做的——让俄罗斯和美国的士兵一起站在城堡路上。不，他们说，“你们去站吧。”让俄罗斯人置身于危险之中，做恐怖主义分子的靶子？我们不会那样做。这绝对是不厚道的。

鲍尔大使恰当地强调了下列事实——而我们有时也议论此事——阿勒颇西部地区的居民也身处战火之中。实际上，每周有20人死亡，50或60人受伤，更有甚者，他们还承受着极大的心理压力。我感到遗憾的是，萨曼莎·鲍尔不在这儿。几天前，在同她的另一次交谈中，她说，美国正在研究这个问题。他们正在研究此问题，但没有任何动静。情况一直没有改观。这意味着，他们在阿勒颇东部地区的被保护者并没有执行其命令，而且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制止这种恐怖。他们是谁，竟敢批评我们和叙利亚政府？要知道是我们和叙利亚政府正在设法捣毁这恐怖主义分子和其他在阿勒颇东部地区的反叛分子正危害其公民的温床。

当我们讨论叙利亚问题以及，顺便说说，人道主义局势、平民的死亡和其他等等问题时，我们也不应该只谈阿勒颇东部地区的事。几个月前，或更早一点，联盟，据认为用的是法国飞机，空袭了叙利亚北部地区的曼比季。据报导称，有100多人死亡——整个村庄被毁。鲍尔大使承诺，将开展调查。我们什么都未听到。至于那里发生了什么，或

者谁轰炸的，我们一无所闻。最近，有两架也是来自联盟的比利时飞机，轰炸了一座库尔德人的村庄。6人死亡，一些人受伤。比利时人说，不是他们干的。那又是谁干的呢？问联盟。所以，为什么他们对我们的轰炸感到如此不安，而对他们自己的却什么都不说？更不要说正在伊拉克发生的情况。在伊拉克，有报告称，就在过去几天内，基尔库克附近有差不多50名平民死亡，100人受伤。让我们举行一次关于伊拉克局势和那里轰炸的情况通报会吧；毫无疑问，奥布赖恩先生可以在会上给我们一展他的演讲才华。

正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样，就是日前在也门，当轰炸发生时，送葬队伍中有200人身亡，500多人受伤。英国代表团发表了一份表示遗憾的声明草案。他们甚至都无法鼓起勇气对此表示谴责。当我们告诉他们这样说不够有力的时候，他们竟非常乐意地放弃整件事。差不多有1 000人死亡或者受伤，而他们所做的全部只是遗憾。以此为标准怎么样？为了在叙利亚、伊拉克和其他许多我们了解的局势中的罪孽，我们许多人会不得不请求宽恕。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阿布拉塔先生（埃及）（以英语发言）：  
我谨代表关于叙利亚人道主义局势的共同执笔人——即，西班牙、新西兰和埃及——发言。因而，我会用英语而非本国语发言。

我们深感关切的是，整个叙利亚、特别是阿勒颇的人道主义局势持续不断地恶化，其中包括袭击医院、医生和现场急救人员，以及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安全理事会有责任确保任何军事行动都完全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并遵循第2286（2016）号决议的规定。我们对下列事实表示遗憾，即，尽管作出诸多努力解决该局势，但是，主要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分歧还在阻碍安理会保障叙利亚平民受到保护。然而，我们曾希望，假定正义能占上风，原本会有起码的谅解，从而为我们的工作提供基础。

作为共同执笔人，我们感到，极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对叙利亚人民负起责任，以此作为中立的人道主义方针的一部分。我们有着应对这场危机的集体责任。我们过去的失败可能是对我们为什么一直未能达成一项解决办法的一种解释。然而，这种失败不能为今后无所作为开脱。因此，我们——西班牙、新西兰和埃及——敦促安理会全体成员搁置他们的政治分歧并继续就这一问题开展工作，以便执行下列事项。

应该在阿勒颇实现停火，首先要允许人道主义援助完全能进入该市，而且要有机会落实合理的建议。应该在联合国根据实地的人道主义切实需求作出的评估意见指导下，确定停火的持续时间。这也将提供一次机会，籍以考虑采取步骤，争取落实德米斯图拉先生的建议，即，将恐怖主义组织和温和反对派团体区分开来——据我们了解，正在瑞士研究此事。

当事各方都必须遵守停火协定。以前的经验证明，单方面的努力是不够的。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国际支持小组）全体成员都应该尽全力同实地的当事各方在这方面开展合作。停火必须与联合国全面协调，以便确保联合国和执行伙伴能运送援助并实施医疗后送。

必须立即在叙利亚全境完全执行第2268（2016）号决议规定的停止敌对行动。阿勒颇将在停火期结束时归入停止敌对行动制度的范围。

最后，必须在第2268（2016）号决议和国际支持小组规定的现有机制范围内，充分而有力地监测停火和停止敌对行动。

埃及、新西兰和西班牙将与安理会成员一道努力，并竭尽全力就这些要点达成一项协议。最后，我们要向所有人道主义工作者致意。他们每天都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为叙利亚人民的利益服务。

**主席（以俄语发言）：** 联合王国代表要求再次发言。

**里克罗夫特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鉴于你为无法辩解之事辩护所承受的压力，你的幻想世界已经从叙利亚延伸到了也门。我只是想纠正误解而在此指出，联合王国确实分发了一份关于也门问题的安全理事会声明草案，但其内容是要强烈谴责对葬礼的袭击。安全理事会只有一个代表团不希望支持该声明，而这个国家正是俄罗斯。

**主席（以俄语发言）：** 我现在将以我本国、俄罗斯联邦代表的身份再次发言。

我原以为，我同事的记忆力要比这好一点。难道该事件就只配有三段话吗？事实上，这是在我们提出意见之后拿出的第二稿了。但是，不管怎样，这并非一次认真的努力。我们可以另找时间谈此事。最后，我希望，我们能在一次有助益的讨论中，用同样的模式来谈谈正在也门和伊拉克发生的事。看，我们有乌拉圭给我们树立勇敢的榜样，总是率先在公开会议上发言。让我们来讨论问题。10月31日，伊斯梅尔·艾哈迈德先生将在此地，我们可以在一次公开会议上谈论也门正在发生的事。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我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

**贾法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 我将推迟开始发言，这样某些伪君子可离开会议厅。某些国家的代表对阿勒颇的人道主义状况挤出了几滴鳄鱼泪，他们的离场暴露出他们的虚伪和不真实性。他们曾多次做如此表演，但是他们的表现证实了我们的怀疑，即他们针对我国的国家政策完全没有客观可言。

我在听完一些安全理事会成员及秘书处代表的误导性发言之后不得不请求发言。他们如同往常一样，寻求歪曲叙利亚政府为向有需要的人提供必要服务和支助所做的积极努力，并丑化我国政府打击得到某些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的努力。正是这些国家否认我国政府的宪法权利及国际法规定权利，即保卫我们的人民，抵御“达伊沙”和“人民胜利

阵线”等组织及相关联的恐怖分子所代表的恐怖主义。这些恐怖组织及分子是无知时代的遗物，具有瓦哈比性质。

作为政府，我们不允许讨论所谓的“西阿勒颇”和“东阿勒颇”字眼。我们不允许重复一个可悲的旧情形，即我们曾谈东贝鲁特和西贝鲁特。只有一个阿勒颇，只有一个叙利亚。对我国和我们的领土有图谋的任何人不会得逞。封锁是对整个叙利亚实施的，不是对东阿勒颇或阿勒颇本身。不公正的封锁是对我们整个国家实施的。我们无数次地重申过这点，并将一再重申下去，不论他人是否理解，也不论他人是否拒绝理解。

某些国家今天假惺惺地为阿勒颇挤出鳄鱼的眼泪，它们以前也曾对德拉雅镇和Al-Waer附近地区等地的局势有过同样的表演，它们有意无视下列事实：

第一，这些国家的代表无视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地貌，这反映出某些国家，如土耳其，违反最为基本的国际法准则。土耳其做梦都想恢复其奥斯曼帝国时期的荣耀，但这一荣耀已经退去光环并且永远不会复返。土耳其还一再侵犯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主权。另一个例子是沙特阿拉伯，该国以自己被利用一无所知的一种宗教的名义支持该区域乃至整个世界的恐怖主义，做法包括颁布瓦哈比圣战教令，使利比亚人、也门和其他人的流血合法化。

同样，美国、英国和法国入侵并摧毁了利比亚，此前，美国和英国还入侵并摧毁了伊拉克，杀害其数百万人民。卡塔尔也是一样，该国利用其石油资金，向恐怖分子提供各式致命武器。还有以色列，该国正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地区与“人民胜利阵线”结成联盟。这一切都没有引起奥布赖恩先生、苏和先生、费尔特曼先生或秘书长的关注。所有这些违反国际法的行为都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愤怒。一切都如常照旧。

第二，刚刚离开会议厅、推卸责任的几位代表无视整个叙利亚局势特别是阿勒颇局势严重恶化的

主要原因，无视阿勒颇是如何由一个其居民享有一切服务的体面生活水准的叙利亚经济首都转变成一个其居民在安全、卫生、教育和生计等方面都苦不堪言的城市。这座烈士城的遭遇应当归咎于恐怖武装团体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所实施的行径，这些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来自新西兰到加拿大等各国，通过土耳其领土，在埃尔多安政权协助下并得到沙特和卡塔尔政权的资助，进入叙利亚。

第三，刚刚离开会议厅、推卸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责任的几位代表还无视以下事实：东阿勒颇的恐怖分子正在利用平民作为人盾，与“达伊沙”恐怖分子对伊拉克摩苏尔的无辜居民所为是一样的。摩苏尔的恐怖分子与东阿勒颇的恐怖分子如出一辙。他们仍然每天向西阿勒颇居民区发射数十枚炸弹，导致数千人伤亡，国际上却莫名其妙地对此保持沉默，尤其是那些其代表离开会议厅的国家。可悲的是，这些国家继续将这些恐怖分子称为“温和的武装反对派”，公然挑衅国际法规定。

第四，刚刚离开会议厅、推卸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责任的几位代表无视美俄9月9日阿勒颇协定没有维持下去的原因。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承诺停止敌对行动，却被恐怖主义武装团体钻了空子，利用其重整兵力，从那些为我们在阿勒颇的人民的痛苦慷慨地挤出鳄鱼眼泪的国家调集战斗人员和军事装备，以便对抗叙利亚政府。这些国家不顾以下事实：破坏和违反该协定的正是武装恐怖主义团体，他们从一开始就拒绝接受该协定。该协定签署后，立即有27个恐怖派别宣布他们不会予以遵守——对此，奥布赖恩先生从未听说——并继续袭击Oram Al-Kubra的人道主义车队。

这些国家还无视以下事实：该协定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没有承诺将所谓的温和反对派从恐怖主义组织中分离出来，以及它于9月17日袭击了德尔祖尔叙利亚军队的军事基地。9月17日的事件使达伊沙恐怖分子得以巩固其对德尔祖尔30万平民的控制。

第五，刚才离开安理厅、推卸自身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责任的几位代表无视经过叙利亚-俄罗斯协调努力而达成的协议。两国设法在阿勒颇东部单方面停止敌对行动。这一停火是出于人道主义目的，包括将伤员、病人及老人撤出阿勒颇东部，而且也是为了提供便利，使在联合国驻地协调员率领下在大马士革开展工作的联合国实体以及国际红十字会和阿拉伯叙利亚红新月会派出的一个小组能够前往那里，就撤离行动开展后续工作，并开放六条人道主义走廊，使平民得以撤离，同时为武装分子开设两个检查口。政府已促请他们解决自身的问题，使自己能够获得大赦，或离开该城市。但是，正在把民众作为人质的恐怖团体却破坏这一行动。总共开设了八条人道主义走廊，六条用作人道主义出口，两条用于让武装团体撤出。情况与美国和英国代表所说的相反。

第六，刚才离开安理厅、推卸自身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责任的几位代表避而不谈是谁造成阿勒颇民众由于缺水、缺药、缺粮和缺电而遭受苦难，特别是鉴于恐怖分子切断了该城市的水电供应。水厂目前由阿勒颇的恐怖分子所控制。每个人都应当注意这个细节。是他们切断供水，抢走提供给阿勒颇平民的食品和药物。他们与所谓国际联盟的空袭一道，都是毁坏Suleiman Al-Halabi居住区和其他地方发电站以及其他电厂与海水淡化厂的罪魁祸首。因此，切断阿勒颇居民水电供应的是恐怖分子和国际联盟。

我国政府反对这些国家对阿勒颇和叙利亚其他地区的局势采取选择性做法。叙利亚全境，包括阿勒颇和东部、西部、北部和南部地区，都受到得到众所周知政府——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以色列三国政府——当权者支持的瓦哈比恐怖分子活动的危害。它还遭遇构成所谓国际联盟一部分的这些国家及其盟友的袭击以及美国的单方面任意制裁。

我国政府重申其坚定立场，即解决危机的唯一办法是在没有外来干预——无论是美国、英国、法

国还是其他国家的干预——的情况下，不带先决条件地开展由叙利亚主导的叙利亚人之间对话，在此基础上达成政治解决办法。我国政府申明，政治轨道必须与反恐轨道同步，反恐努力将会持续下去，丝毫不会减弱，直到在叙利亚境内从事活动的所有恐怖主义武装团体都被消灭。在这方面，我国政府重申秘书长特使使命的重要性。

安理厅中一些来自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的代表团口口声声说在反恐，但为何却针对叙利亚军队在叙利亚以及俄罗斯盟友从事的军事行动反复散布不实谣言？他们如果依靠恐怖分子作为信息来源，那如何能够打击恐怖主义？这些政府与恐怖分子之间是否存在联系？

总而言之，解放摩苏尔和伊拉克所有领土的战斗也是叙利亚政府及其军队的战斗。伊拉克政府完全有权把摩苏尔从恐怖分子手中解放出来，叙利亚政府也有权把阿勒颇从同样的恐怖分子手中解放出来。伊拉克和叙利亚正在摩苏尔和阿勒颇地区打击同样的恐怖分子。目前分别在阿勒颇和摩苏尔开展的行动非常相似。为什么在伊拉克开展的军事行动得到支持，而在阿勒颇开展的军事行动却受阻？为什么正在建立人道主义走廊，以便把达伊沙恐怖分子从摩苏尔赶到叙利亚的腊卡镇？为什么离开摩苏尔前往腊卡的团体却遭到所谓盟军轰炸机的轰炸？为什么反对俄罗斯提出的开放相同走廊，使同样的恐怖分子能够离开阿勒颇东部的建议？支持这些恐怖团体的国家似乎在说，叙利亚境内的恐怖分子是天使，而其他地方的同样的恐怖分子则是魔鬼。

我倒想问问美国代表，为什么美国政府不为袭击佛罗里达夜总会的恐怖分子开设人道主义走廊。为什么不出于奥布赖恩先生所清楚的人道主义目的，向该名恐怖分子供应食物和药物，使他能够继续从事恐怖活动？为什么法国政府不同样出于奥布赖恩先生所清楚的人道主义目的，向袭击巴黎巴塔克兰剧场的恐怖分子提供粮食和人道主义援助，为他提供人道主义走廊，让他离开巴黎？在英国和其他地方也是一样。我要对在我前面发言的人说：不

要再虚伪了。目前正在付出代价的是我国人民。这场闹剧该结束了。安理会所有成员必须履行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它们不应当以牺牲我国人民为代价，彼此报复。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请奥布赖恩先生回复提出的问题 and 作出的评论。

**奥布赖恩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给我机会再次发言。作为秉公行事的国际公务员，我不会收回、减少或否认任何事实或者我先前发言中的任何内容。我可以向你和安理会每一个成员保证，那些事实和内容是我和我的团队以及整个联合国以十分谨慎、认真而专业的态度收集整理出来的。

我不由想到了一条古老的真理：不杀信使。相反，我敦促安理会支持陷于困境的叙利亚人民，抓住我所描述的机会，发挥领导作用，并采取安理会所能采取的步骤，立即制止暴力，立即制止战争。

联合国继续无所畏惧地开展其工作。联合国一直随时准备与有关各方进行协作，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保护平民，为需要帮助者提供援助。人道主义人员可发挥特殊的作用，请放心，我们将做到“联合国一体行动”，包括支持斯塔凡·德米斯图拉和他的工作。

最后，我要向那些勇敢、无所畏惧、忠诚的人道主义工作人员致以最深切的敬意，并再次赞颂他们，因为他们一直在叙利亚境内为援助目前陷入这场可怕的无休止危机，需要得到维持其生命的帮助并得到保护的叙利亚人民而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认为，作为安理会主席，我可以表示，正如奥布赖恩先生所说的那样，联合国人道主义工作人员一定会继续在叙利亚开展其艰苦的工作。

不过，我必须以本国代表的身份指出，从奥布赖恩先生的答复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他并没有掌握任何信息，证明关于叙利亚或俄罗斯军队过去七天里一直在实施轰炸的说法。同样，他也没有掌握关于有人在任何时候在阿勒颇东部使用了化学武器的任何信息或任何证据。我指出这一点，只是希望能够将这一点记录在案。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能。

我认为，在进行了我们刚才的讨论之后，不需要继续进行磋商，因为我们同时既听取了通报，又进行了磋商。

下午5时20分散会。